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五十八回 報仇恨過江尋師 鐵蜂針咬傷欽使

話說蘇蓮芳到了鎮江府，就別了劉香妙、王承恩，到駿馬鎮來尋他師父馬如飛。將到鎮口，忽見前面來了一人，頭戴九梁道冠，身穿藍布袍，白襪雲鞋，手執螢刷；面如三秋古月，兩道細眉，一雙細眼，頰下一部鬚鬚黑白相間，長有尺餘，飄灑胸際。原來來者正是馬如飛，綽號人稱神行太保。他一身只教了三個徒弟：第一個杭州江標，綽號人稱雲裡飛；第二個就是蘇蓮芳；第三個鎮江馮志堅，綽號人稱餓虎。那江標自從學完了本領回到杭州，家中還有老母要靠著他吃飯，他只得賣賣雜貨，做做小生意。弄了年餘，因為他自己吃量太大，所入不敷所出，實在支持不住，只得出來給人家挑挑東西。有一日，給人家挑送白銀七百里，到平望地方，走至金鳳山腳下，忽聞一棒鑼聲，山上衝下一群人來，都是青布紮額，黑布斯門緊身襖，腰繫皮帶，腳下赤足穿草鞋，手中各執鋼刀。為首一人，頭戴六瓣壯士帽，身穿寶藍繡團花大氅，裡村月白密門緊身，腳下穿著薄底青布快靴；腰懸寶劍，手執長刀，面紅髮赤，大眼粗眉，獅子鼻，大方口，頰下一部鋼鬚根根見肉。大喝道：「來者何人？留下買路錢，放你過去。」江標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既做了強盜，你也應該知道江爺爺的大名，怎麼今天來老虎口上拔毛？」那壯士聞言，勃然大怒，更不打話，擎起長刀，照著江標就是一刀。江標也拔出腰中刀與他動手。諒那壯士怎麼敵得過他？三五個照面，就被江標手起一刀，砍為兩瓣。那些手下人見頭兒被殺，個個大驚失色，大家忙把手中刀丟去，跪於江標面前說道：「好漢，既把我們主兒殺死，我們山上沒有頭兒了，就請好漢上山給我們做主，大家尋口飯吃。」江標一想：我自己橫是沒地方安身，現在既有此等機會，我就得處便安身罷。就說道：「你們既沒頭兒，我就給你們代做做罷。」說罷，就叫那些小強盜在前引路，又叫一個人給他挑了銀子，一路上山，直到聚義廳。江標見只有西南三間草屋，四週雖有些零星小屋，都是高下不一，破舊不堪。上了聚義廳，叫挑擔人把銀子挑在東隔壁次間裡。他自己面南而坐，手下人參見已畢，江標一查冊子，人數倒有一百四〇餘人，往下一瞧，高高下下不一，都是雄赳赳、氣昂昂，精壯得很。就問道：「你們這裡人數已齊了沒有？」下面應聲道：「都已齊了。」江標又叫取錢糧冊來，見上面進出開支都開注明白，他雖然識不了許多字，這些賬目，倒還看得下來。仔細一查，見所剩銀兩無幾，心中躊躇道：不想這伙強盜如此貧窮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正在為難之間，忽有一小頭目跪於桌案之前道：「啟寨主，山下有買賣來了，快去劫奪罷。」江標聞言，忙帶著刀，立起身來，帶了三〇餘人下山。下得山時，見來者約有七八人，身上穿著號衣，是平望縣的解糧差人，各人擔著兩個包兒。江標見他來的切近，把刀一橫，從樹林中躡出，攔住去路，大喝道：「慢走著，留下買路錢來，放你過去。」那些解差一見大驚，忙丟了包兒，各自逃生，頃刻散盡。江標就叫手下人把包兒擔起，一同上山。到了聚義廳，打開一看，見裡面都是整塊銀兩，統共一數一稱，竟有五千餘兩，眾人大喜，俱各拍手歡呼。江標就出了主意，把這銀子買了許多米糧布匹，給各人添做新衣，又置辦些軍器，不到半月，金鳳山就收拾得壁壘一新，〇分齊整。

那一天，江標正在聚義廳議論上號令，眾人忽聞山下炮聲掌號聲，眾人大驚，忙差了一個精細探卒下山探聽。不一刻，那探卒飛奔回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，因為我們前天劫奪了平望縣的錢糧，解差跑回去一稟報，平望縣知縣就立刻通詳上司，請了三營兵馬，又派了本衙班頭四人，帶了通班差役，前來剿滅我等山寨。現在已在山腳下扎住營盤，要殺上山來了。」眾人聞言，俱面面觀看，膽小的竟想脫身逃走。江標道：「你們眾人不許亂動，也不用害怕，吾自有法術，管教殺的他片甲不回。」眾人疑信參半，只得聽他。江標說罷，衣袋內一個小葫蘆，摸出來掛在腰中，又取出一根繩來，套在手腕上，選了極精壯的二〇人跟隨著，出了聚義廳，就望山下夠奔。

官兵見山上來了二〇餘人，為首一人頭戴青布壯士帽，身穿青布壯士氅，裡村寶藍密門緊身，腳下登著薄底快靴，面白唇紅，長眉細目，的是個俊俏人物，手中執著一把鋼刀，知道必是這座山寨的頭兒。帶兵官烏大人忙指揮兵士，排成陣勢。烏大人就步行出陣，把手中寶刀一指，說道：「呔，來者是誰？先通個名來！」江標道：「狗官聽真！我坐不更姓，行不更名，乃杭州石亢村人江標是也，人稱雲裡飛的就是。」烏大人道：「你這狗強盜真是膽大妄為，連皇上家的錢糧都敢搶劫。我今奉著上司命令，特來捉你。你若識時達務，就把搶的銀兩盡數獻出，自己反縛著手，跟我到杭州京城裡去受死！你若執迷不悟，吾今天先把你結果性命。」江標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你這狗官，一派胡言亂語，猶如放屁！你要我獻出銀兩，除非海枯石爛，川竭山崩。不要走，先請你吃我一刀罷！」說罷，擎刀過來，望著烏大人就是攔頭一刀。烏大人見來勢兇猛，忙把頭一閃，那刀就劈了個空兒，也就動手相殺。原來烏大人是征苗出身，當時也受過名人教授的，所以刀刀有法，毫不空懈。二人殺到〇餘合，江標一想：我若勝不了此人，如何保守此山？我看此人本領高強，非可力敵，不如用法取他罷。主意想定，即虛晃一刀，跳出圈子，沿山腳詐敗。烏大人見他敗陣，恨不得即時把他一刀兩斷，疾忙趕來。江標見趕得切近，忙從腰下解下小葫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把蓋揭開，往外一倒，只見葫蘆裡飛出幾千幾萬的大蜂來，嘴如鐵針，都向烏大人撲面來咬。烏大人說聲「不好」，撒腿就走，背後頸項上，已被咬了兩口，頓時痛徹心肺，眼前一黑，就要跌倒，幸虧自己兵士趕救的快，把他扶持回營，已是痛的不省人事。

原來這個法術名叫鐵蜂針，也是馬如飛教他的。這個法是外國傳來的，先取鋼針三千個，放入葫蘆，早晚向他拜跪，拜了七七四〇九天，然後取出來，上了毒藥；又收羅三千個大鐵蜂，就用針把他一針一個，釘在版房上，待七七四〇九天，然後把針從鐵蜂身上拔下來裝入葫蘆，向陽掛著，掛了一百天，待那針兒鏽了方才煉完。用時只須一念咒兒，那針就從葫蘆裡飛出來，像鐵蜂一般，奔向人家耳目口鼻亂射，最利害無比。吃了他一針，一晝夜毒氣攻心，就救不活來；只有一種，五月初五日午時所制的雄黃可治，除此之外，都不濟事。

幸虧烏大人見過大仗，深知道這法術的原由，一到營中，就差人到百姓家覓取。及至覓到，他自己昏迷不知人事，手下人忙用開水調和敷上傷口，又用酒沖服了些。說也奇怪，別的藥都救不了，雄黃一人肚，霎時痛也上了，人也清了，一骨碌從牀上走了起來了。聚集眾將一商議，大家都說：「他既有法術，我們斷斷戰他不過，白白傷卻兵士性命，不如回到平望，再慢慢兒的籌劃罷。」於是烏大人立刻傳下號令，叫關營兵上拔營回城。江標自從放出鐵針咬傷烏大人，准知他必死，到山寨聚義廳大排酒席慶賀。吃到半夜，忽見守寨兵前來報道：「下面官兵已拔營逃去了，我們盡好追趕下去，殺他個片甲不回。」江標道：「不必追他，今天他主將吃了我鐵蜂針，不知解救之法，一到天明准死。我只須在此守著，他們來一個死一個，就不敢來了。現在如若去追他，他的兵士個個利害，我們的人必要吃他虧的。」於是並不追趕，讓官兵自去。

烏大人在路上一打聽，方知江標是鎮江府駿馬鎮淨真觀老道馬如飛的徒弟，這些法術都是他教的。回到平望，見了知縣王鴻春，就把這件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平望縣王鴻春道：「如果他真是馬如飛的徒弟，這件事好辦了。」烏大人詫異道：「你莫非認識馬如飛不成？」王鴻春道：「我非但同他認識，而且還有恩於彼。」烏大人問其緣故。王鴻春道：「我在〇年前，住在鎮江府駿馬鎮淨真觀隔壁，那時還沒做官，日間無事，每到淨真觀中遊玩作樂，給馬如飛彼此認識。那一天又去游玩，見山門雙雙緊閉，推敲不聞。我知道觀中有變，忙用石把門撞開，跑進去一瞧，見大殿之上，一個大漢站著，手中明晃晃一把刀，那馬如飛已叫人家拿住捆縛。我一問情由，方知馬如飛與這壯士有殺父之仇，不知他在那裡學了許多法術，馬如飛竟鬥不過他，被他捉獲，正要殺他報仇雪恨。我心中不忍，就極力的勸解，勸來勸去，功了五六天方才功好，定下章程，叫馬如飛每月津貼這人〇五兩銀子，作為他養母之費，將來他娘親死後，再津貼他二百兩以為送終之費。這才把馬如飛解了縛，放他活命，所以馬如飛見我格外敬重，竟待我像爺娘一般。自從我到此做官，已有五年之久，他每春夏，總要渡江來我這裡住上一兩月，教我兒子法術，到了年終，又必要辦了許多土產，專差人來送給我，我也回些這裡東西送他，所以親密得了不得。現在這強盜如果是他徒弟，我只須寫上一信差人送去，叫

他把銀糧交出來，解散手下的人，不許再做強盜就是了。」

說還未畢，只見家人飛奔前來報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金鳳山強徒殺進城來，聲聲要踏平衙門，劫牢反獄，此刻立在城外。」知縣同烏大人聞言，霎時嚇得面如土色。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